

縮成搓澡球大小的魑、手臂少了塊肉尚未復原的別華和宿醉的飛風，於雪山山腳下的湖畔，偶遇夜魁町的主人夜淮並接受她的委託，要求開採水底的妖血石。

「我左思右想，還是覺得妳們得有點自保能力。就跟狗夜叉裡的人類小姑娘一樣，否則我早晚要被擄走，咱們也得找到下水的法子。夜淮不喜歡水，說不定她也是貓呢。」

「我倒是覺得你變成地中海之後說不定會好看一點。」
「為什麼啊！」

魑趴在飛風的肩上，貓尾包裹她的脖子充當圍巾，舉起毛茸茸的小腳指路。他們穿過通往地下室的階梯打開門，琳琅滿目的弓箭、長矛等冷兵器擺滿牆壁和竹編貨架。

飛風一邊擰著魑的白毛一邊游移著眼神，對於無數精良的武器感到好奇。

「那位是我跟花牌小姑娘在雪山旅店打工時碰上的……M客人。這是他經營的武器鋪，他同意贊助我們兩件武器。因為上次飛風打我——呃不，給的福利他看得很滿意，妳們可別把人家的店搬空了。」

戴著巴拉克拉法帽看不清面容的客人坐在櫃檯，十指交叉點了個頭，炙熱的目光盯著兩人喘氣。身後的牆上掛著他引以為傲的鋸劍，看起來與電鋸相似，但在這沒有架設電力網路的幻世，要如何動起來呢？

看到那名奇怪的客人竟是武器行的老闆，飛風下意識地感到噁心，不過既然有求於人便不多說什麼。

「可是、好恐怖喔，我不敢拿尖尖的東西……加上又沒受過訓練不小心刺傷自己怎麼辦。」

瀨川別華對武器有些畏畏縮縮的，拿菜刀還可以，但要拿這麼危險的東西還是感到害怕。

「我就拿這個吧，感覺比較好收起來。」飛風拿了一把小巧的彈簧刀，然後拿起旁邊紙張測試鋒利度。

「妳可以拿平底鍋，進可攻退可守。」魑跳到她頭頂推薦。

「哎呀、這不是前幾天的貴客嗎？」面上戴著『千』字面紗的和服惡鬼掀開門簾，踏入武器行中，手上拿著一把用布包著的武士刀，對著你們點頭。「幸會，傷口還好嗎？」

「喔…是賞花時的…呃…」有點想不起來，畢竟自己中間有一大段記憶是空白的。

魑抬起黑紫色的右手打招呼：「喲，你好啊千，今天碧琉沒來嗎？你來修刀的？我帶著人類女孩們來選購武器防身，免得被妖物吃了連牙縫都卡不了。」

「老爺另有要事，這點小事理所當然地落在我頭上了。」看不清表情的他輕輕笑了幾聲，明明用詞恭敬，卻感覺不太到他對碧琉的尊重。「這樣啊，是個好主意。」

「真是，貓咪先生你很重耶。」
別華看著頭上的魑。

「哼，是妳太虛弱了，我明明就已經變得跟糯米糰子一樣小了。」

「千小姐！多虧妳的幫忙我的傷口已經恢復很多了，還以為我的肌肉再也長不回來了呢……」

瀨川別華摸著多少已經恢復到傷口，褪了些袖子給千看傷口的癒合狀況。

千用著尖長指甲的手執起別華的手臂，臉龐湊近，感覺上似乎在嗅聞。

「啊——確實，好了很多。」放開別華的手。「要長得白白胖胖喔，瀨川小姐。」

「學姊，為了世界和平，就只好請妳犧牲了。」飛凧面無表情地對著別華開了個玩笑，雖然其他人可能覺得她是認真的。

瀨川別華泛著淚水抱怨道

「真是的，學妹跟千小姐不要嚇我啦！」

「她不能吃喔千，她會大叫，像渡鴉似的。」

魑稍微警告千別動別華的歪腦筋後，又堆起笑臉邀約：「我們要去採集妖血石，見者有份，妳要一起來嗎？有推薦給這兩位小姑娘的武器嗎？」

千輕輕笑了幾聲，手指若有似無地點著下巴。

「當然好，我本就想藉由這趟出門逛逛當薪水小偷。」

「武器啊——如果這兩個小姑娘再大一點，可以用美貌作為武器吧？——說笑的，弓箭如何？與戰場保持距離的同時又能攻擊。小姑娘若是不怕死，像我們家老爺一樣拿刀也不錯。」

「弓箭嗎…沒有用過，不過聽說要把弓拉開需要很大的力氣吧？」

「是啊，身為女孩子還要小心弦彈到胸口呢，那可是很痛的。」

「抉擇吧人類小姑娘，要用彈簧刀還是○籬的弓箭？」

魑對飛凧說完，接著轉過頭對別華問道：「妳也是，菜刀還是平底鍋？」

雖然對後者問的都是廚具。

「那我選弓的話可以叫你坐下嗎？」

「不行唷喵，因為人家是貓。」

「那我只好選這個了，畢竟沒有酷酷的半妖會用散○鐵爪。」飛凧放下弓箭，拿起了一旁的小型飛刀。

「嗚嗚給我一○碎牙，我也能舞得虎虎生風！」

瀨川別華無奈道

「平底鍋吧，使用起來應該會安全很多。」

「只是、就算真的用上了我這種凡人也打不贏妖怪啊。」

「學姊，用上這個主要的目的並不是要打贏，而是多一種手段可以保護自己。」清點了飛刀的數量，然後將其放進皮帶繫好。

M還真從櫃檯下掏出一口平底鍋，指著鍋緣繞了一圈，又掏出一顆小碎鑽。魑看了他的動作，自行解讀：「他說妳以後可以加價鑲鑽，打起來威力更足。」

M偷偷交給魑幾片東西、一人添購了一把鎬子後前往湖畔。

湖邊霧氣瀰漫，周圍堆積著雪崩落下的融雪，薄霧遮掩了清澈見底的湖水，以及湖底第三節肋骨下的那抹紅。

「就是那個！這次任務輕輕鬆鬆嘛。」魑指著妖血石吆喝打氣，一人分了一塊鱗片道：「看好囉。」

牠將鱗片拋上半空中，張嘴叨住後一口嚥下，縱身躍向湖中。牠撲通一聲濺起高高的水花，探出頭、翻起脖頸的毛皮，露出鯊魚般的腮裂道：「這是人魚的鱗片，可以讓我們暫時在水中呼吸，趁這段時間把妖血石撬上來吧。」

牠感覺下半身癢癢的不太對勁，抬起貓尾驚覺也變成了鯊魚尾，濕答答的毛炸開叫道：「嚇！那斗M沒跟我說會變成這樣啊！我現在到底是貓妖、魚妖還是貓魚？」

「學姊，路邊撿來的東西不要亂吃喔，不然就會變成這個樣子。」飛凧把鱗片塞進口袋，然後用教小朋友的口氣對著大她一歲的別華說道。

瀨川別華接過了鱗片說道

「鱗片再怎麼說也沒辦法吃吧……而且我很怕吞下去會不會噎到。」

然後看著魑化形的樣子不禁忍笑，忍著不笑出來：「噗哧....」

「哎呀哎呀。」一旁的千雖然接過鱗片，卻沒有吞下，只是在一旁看著這齣鬧劇。「不是很好嗎？小姑娘們也吃下去吧。」

說著就抬起別華的下巴，捏住臉頰迫使嘴巴打開，把鱗片塞進去，再強制闔起來讓別華嚥下這口。

鱗片一嚥下，瀨川別華的身形開始變化，變成了一名長頭髮的魚人Amabie，皮膚還是藍色的，樣子嘛……介於可愛跟醜萌之間。

「我、我怎麼長蹠了！？我的聲音變得、好粗！咳、咳、」

「簡直就像是祈求國泰民安的人魚一樣呢。」冷靜地拍拍手，話語中帶些許笑意。

「哼！快點陪我下來，早點採完早點收工！我又不是魚人小姑娘，那麼喜歡工作。」

魑抱胸鼓起雙頰，撇頭用魚尾啪嗒啪嗒拍打水面，突如其來壞笑道：「看招！」

強而有力的鯊魚尾朝身側一擺，將清涼的湖水潑向三人。

不知道從哪來一把雨傘，直接打開擋住了潮水。

飛凧在魚尾高舉的瞬間就躲到了千的後面，藉由傘面的阻擋避免惹得一身濕。

「討厭啦....溼答答了。」

瀨川別華一身濕乾脆下水，然後持著平底鍋說道

「平底鍋在水中會很遲鈍吧。」

「呔，小氣鬼，不陪我玩水，還是魚人小姑娘乾脆。」

魍雙手一攤道：「那也沒辦法，有得擋個一招半式等我們出手，總比沒有來得好。」

「總之開始工作吧。」但不想下水的飛風只在岸邊動作找看看有沒有飄到陸地上的目標。

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妖血石牢牢鑲嵌在肋骨內側。

瀨川別華揹著平底鍋游著游著拿著鎬子開始挖掘妖石

「我感覺自己變得好有力氣喔，雖然聲音怪怪的。」

在別華的鎬子敲下妖血石那刻，如寺廟鐘響的嗡鳴響徹山腳，湖面蕩起漣漪，眾人的骨頭和心跳也隨之顫動。有人體會到與上回入夢相仿的感受，有人回到那秋蟬鳴叫的黃昏，如夢似幻。

小飛風站在公園門口，手握花牌的芒上月不想回家，她剛與奶奶吵架，甚至興起離家出走的衝動。

「奶奶...會不會討厭我了，可是爸爸媽媽明明說好晚上要去賞月的...」時年八歲的小孩子還沒辦法理解大人有的苦衷，也沒有想過那天早上的鬧脾氣竟是最後一次見到奶奶。

「啊哈哈妳這什麼鬼畫符，還想成為畫家，別做夢了！」

小別華跟兩名小男孩爭奪著自己的圖畫，畫紙喇啦一聲被撕成兩半。她跌坐在地，後背撞上鞦韆，鞦韆劇烈擺盪。

瀨川別華泛著淚水哭了出來，拿著撕裂的圖畫說道

「現在A4紙很貴的啦！討厭！」

小千站在溜滑梯旁看著爭鬥的人類幼崽，妖怪與人類的煩惱有何不同？她為何會來到此處？她腳邊的小白貓歪頭仰望著她，睜著一無所知的渾圓貓眸，輕輕發出一聲：「喵？」

「看招！」「等等，給我留一腳！」

小男孩們像見到麵包屑的鴿子，圍成一團你一言我一語，嬉笑踩爛搶來的那半邊圖畫。上頭是別華描繪的一家人，骯髒的腳印踩在他們的笑臉上，有幾腳甚至踹到了別華身上。

瀨川別華護著圖畫的紙，這張圖畫紙是用零用錢買來的，雖然對自己的畫被踐踏很傷心，但更心痛的是自己的零用錢就這麼灰飛煙滅。

飛風注意到前面的騷動，收起花牌走向前去，然後用力地拉下背包上的警報器，頓時方圓300公尺都傳出惱人的巨響，在附近巡邏的員警也立刻跑來確認狀況。

「哎呀、這是.....都幾百年前的樣子了啊。」看著自己變得矮小的身材，和腳旁的小白貓，手指規律地在臉龐點了點，靜靜看著眼前那些人類幼崽的模樣，然後彎下身把小白貓抱起。「來瞧瞧，這些人類幼子接下來會有什麼反應吧？」

「呵呵.....都讓我懷念以前的少爺了——噢、不，現在是老爺了呢。」

「妳也曾有跟她們一樣的煩惱嗎？」

魑發出了稚嫩的女聲，望著肉球掌花一開一合，對這具肉體感到.....陌生。

「我？呵呵、誰知道呢。」千仍然是一貫的說話風格，從不正面回答。

手不安分地在魑的白肚肚搓揉搔癢。

一小團白毛球蠕動起來，魑伸出小爪子按住千的手，笑到眼角流淚道：「嘻嘻好癢.....但我身上，原本有這麼多毛嗎？我太想當貓，所以夢到自己變成了貓？」

「嗚哇！」「妳在幹嘛啊？吵死了！」

一胖一瘦的小男孩捂著耳朵，咬牙切齒瞪向飛凧，也看見了趕來的員警，丟下狠話嚇得落荒而逃：「反、反正妳不可能成為畫家啦！只會跟梵谷一樣靠弟弟養！」

「妳有弟弟可以養妳嗎？」飛凧走向倒地的別華，蹲下來問她。

瀨川別華抬頭沮喪的抱著被蹂躪的紙說道

「如果有可愛的美少年弟弟的話我每天都考100分，養不養我都無所謂了.....」

「不過我倒是有看見幻想弟弟，長得超帥，還會鼓勵我繼續畫下去，但是我自從被提醒醒醒吧妳沒有弟弟我就沒看見他了。但是果然我的鬼畫符還是算了....我沒有畫畫的才能.....沒有幻想弟弟一切都無所謂了....」

「沒有才能，也沒有關係吧？只要喜歡不就好了？幻想的弟弟就把它畫出來啊，這樣就可以養妳了。」飛凧天真的回應，而想起剛剛養不養的話題，她也突然思考著。「...對呀，爸爸媽媽也是因為要養我所以才要加班的，我好像不該這麼任性。」

「掰掰，我要去找養我的人。」說完便打算回家去找奶奶重歸於好。

「也是幻想弟弟我把他畫出來！」

瀨川別華被感動到了，靈感瞬間大爆發。

把想像中的幻想弟弟想成了黑執事的謝O，或是網球王子的坂本O馬，然後打算用備用蠟筆畫出來的時候...

「怎麼看起來更像是一隻麻糬、」

瀨川別華怎麼畫愈來愈不對勁，然後滿臉爆汗道

「貓，我腦中的幻想弟弟是一隻貓？不對、我的幻想弟弟應該是美少年才對啊.....」

叮鈴一聲，宛如小鈴鐺清脆的聲響竄過眾人的腦海。眨眼之間，他們回到了幻世。別華將妖血石握在手裡，兩人仍站在岸邊。魑仰躺漂浮在湖面，像鯨魚噴泉般吐出嘴裡的水。

「真是的！這次只有魚人小姑娘在出力，你各位都是冗員！」

「我只是在過著節能的灰色生活，不算冗員吧。」

一行人從夜淮的宅邸出來時，趴在別華頭頂的魑還在氣嘆嘆碎念、用尾巴拍打著千和飛凧，但看著掛在鯊魚尾上的妖血石串珠時，又忍不住露出微笑道：「我想拿來記錄你各位今年偷懶的時光，或者把花牌小姑娘的女僕模樣錄進去。

我活得太久，磨損太嚴重，遺忘的記憶太多了，這一小塊石頭恐怕找不回來。
妳們當時夢到了什麼呢？」

「夢到你磨損太嚴重，終於禿了。」飛凧隱約記得自己夢到小時候的某一天，但是細節想不太起來了。

瀨川別華低落道「我的塗鴉同班男生批評的一文不值還被踩過去……雖然真的很爛啦但是、」

「更傷心的是我連幻想弟弟都畫不出來只畫了一隻貓，都是貓大叔害的啦。」

「嘎啊——人家還很多毛！也不是大叔！叫老師！」

魑輕啃別華的魚頭，兩人還維持著海產的特徵。牠扭頭伸舌吐掉魚鱗，舔著粗糙的魚尾道：「妳們想記錄現在，還是憶起過去呢？」

「現在終將成為過去，那就放著吧。放眼未來。」

瀨川別華說道

「凡是都是要向前看嘛……倒是我怎麼還沒有變回來……」

「M說時間到了自然會失效，趕著變回來也能到山上找藥吃。不過人魚小姑娘在著急啥呢？魚人JK不也是種新潮流嗎？雖然跟人魚JK大不相同就是了。」魑悠悠哉哉眯著眼道。

聽見飛凧的名言佳句，牠一金一藍的妖異瞳眸睜開一道縫，調侃道：「喔？人類小姑娘們長大了嘛，這可不像一開始來到這裡的花牌小姑娘會說的話。」

「比起長大更應該說變形了。」飛凧伸出她的左手，皮膚已經開始長出鱗片，指甲也開始尖銳了起來。

魑垂下貓耳，跳到她的手臂上一把抱住，緊閉起眼道：「不要啊！妳要維持心情平穩、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健康！或者……跟別華一樣先變成魚人，就不會變成魑魍了吧？」

「我覺得應該跟蔬菜水果沒什麼關係。」飛凧隨興地嚙著魑的頭。「反正還有時間，就顺其自然吧。」

相較於壽命短暫卻看開了的飛凧和別華，近乎永生的魑卻仍緊抓著掌間的沙粒不放手，徒勞無功。牠貌似也有與她們形態相同的時候，無論是幼崽亦或高中少女，那是從何而來的錯覺？